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最近國民政府財政狀況(端)——國民黨的自動

性(沛)——蔣胡汪三氏的出處問題(文)——李濟

琛氏宣言及蔣汪合作(朋)——領袖的態度(沛)

黨治與用人

錢端升

老報的老把戲

楊端六

消費合作問題

陳登皞

他倆的一日(小說)

叔華

傅山及其藝術

劉開渠

我的共產嫌疑的證據(通信)

高一涵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6, No. 146, September 24, 1927.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六卷第一四六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六年九月廿四日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編輯所

上海法界陶爾斐司路二十四號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上海永安公司

選辦日用品物

輸出中華土產

為中國規模最大之商店

兼辦

永安人壽保險公司

永安紡織公司

永安水火保險公司

維新棉織廠

銀行儲蓄部

大東旅社酒樓

天韻樓遊戲場

木器製造廠

附設

地址 上海南京路中浙江路口

偉人肖像

蔣介石先生肖像 甲乙丙丁四種

甲種定價大洋二角四分

乙種定價大洋一角

丙種定價大洋六分

丁種定價大洋四分

掛號郵費各大洋六分

汪精衛先生肖像 乙丙丁三種

乙種定價大洋一角

丙種定價大洋六分

丁種定價大洋四分

掛號郵費各大洋六分

國民黨暨國民政府要人肖像

一大幅定價大洋三角

掛號郵費大洋六分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革命常識

全書

國民革命要覽

全書

本書於左列各種常識無不備具凡屬中國國民皆當人手一編

一國旗黨旗概說

二總理的事蹟

三總理的主義

四總理的建設方略

五中國革命歷史

六國民黨沿革

七國民黨章程

八國民黨代表大會宣言

九不平等條約概況

十各種慘案

十一各種紀念節

十二各種協會組織法

十三工會條例

十四各種革命歌詞及譜

附彩色及銅版插圖四幅

歌譜四則

精裝一冊定價五角

新時代教育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發售

最近國民政府財政狀況

自從蔣介石氏宣告下野以來，國民政府發表了三次重要財政報告。第一，是總司令軍需處自三月至八月的收支報告，第二，

是兵站總監部七八兩月份的收支報告，第三，是國民政府財政部成立以來收支報告。從開支數目上說起來，軍需處共計五千四百餘萬元，兵站總監部共計一百七十六萬餘元，財政部共計約四百餘百萬元。三個報告均有極詳細的收支表，——尤其是軍需處與兵站總監報告——可供一般民衆的參考。從財政上的系統說起來，兵站總監的款項該從軍需處領取，軍需處的款項該從財政部領取，事實上却不盡然。據財政部報告，軍費四千一百多萬元，而軍需處報告則說從財政部領取祇有一千八百多萬元，其餘多自江蘇財政委員會，江蘇財政廳，浙江財政委員會，浙江財政廳，廣東軍需處等處領來。又據軍需處報告，支兵站總監二百二十八萬九千餘元，又支運兵站總監借款九萬五千元，而據兵站總監報告，七八兩月祇收軍需處八十萬五千元，其餘則爲蘇湖關監督及安慶樞運府解款或其他轉帳。兩方各不相符的原因，大概係由於期間的參差或帳名的各別。財政系統的不甚清楚，從軍需處開

支一面也可以看得出。計支國民政府五萬四千餘元，南京及上海市政府三十萬〇六千元，黨部三萬三千元。數目雖小，然不免爲白璧之瑕。再財政部支出共計四千四百萬元之中，軍費占去四百一十二萬萬元，滬杭甬鐵路局購車費八十八萬元，其餘政費不足二百萬元。與軍需處報告參照一看，就可曉得國民政府財政之所困難，差不多完全由於軍費的膨大，因此軍事問題若是不能解決，我們簡直談不着整理財政了。（端）

國民黨的自動性

在革命時期，戰鬥時期，必須集中指揮權力，統一號令，使無數黨員變成一個有機的肉體，然後黨內無數份子的力是不致互相牽制，互相沖消，這是大家向來注重的一點；所以說黨員要守黨的紀律，就是這個理由。但是自長江流域歸了國民黨統治以後，黨的任務，除了戰鬥以外，還有積極建設的方面；於是少數人的心思，不能顧慮到兩三億人的生活要求，少數人的耳目，不能聽到看到各省各縣的政務實況；少數領袖終日聚處，他們的思慮和聞見，不免漸受局限；外省的黨務外省的農工運動儘管鬆弛，儘管受不良份子的操縱，他們也不容易知道；而一般的下級黨部和黨員，爲着黨紀的制限，對於中央各派的人物，對於那人物的行爲，明知他的腐化，目擊他的橫暴，也不敢發言；這種隔閡的結果，這種不平鬱積的結果，漸致使青年們喪失勇氣，甚至引

起反抗的政變。這樣，一般黨員，于尊重黨紀之外，覺得有容許黨的意見的自動性的必要。他一方面，領袖們有時為得私人交誼的關係，或當着面不便直言極諫的原因，對於其他領袖所援引的人物，所主張的辦法，縱使滿腔不平，亦不便堅執反對；假若下級黨部有發言的機會，對於不可容忍的人物，對於不可容忍的失政，可以表示意見；一定可以促成那援引者或主張者的覺悟，可以增加反對者的力量。

對於這種中央和地方的隔閡，必須想出補救的方法。假若中央黨部能體議決像下列的決議，或者也是相當的救濟；對於某某人物，或某項政事，若有三個以上的省黨部或特別市黨部一致的批評，中央黨部必須把那意見，拿來審議；若有國民政府轄境內四分之三以上的省黨部或特別市黨部一致的批評，中央黨部必須接受那意見，拿來執行。省黨部對於區黨部也是一樣。（沛）

蔣胡汪三氏 的出處問題

九月十五日的執監臨時會議，產生了一個寧漢滬合作的特別委員會。特別委員會以四日夜之力，產生了一個統一的黨部，一個統一的國民政府。這固然是一件可以慶幸的事體，却不是一件很可驚訝的事體；因為寧漢滬三方的領袖，都是新從艱苦患難中來，無一不感覺着分崩離析的苦痛。

我們所認為很可驚訝的，是蔣胡汪三個領袖都不肯返寧，而

據我們所聞，他們三位並且都有飄然遠引，買棹放洋之思。這究竟為的什麼原因呢？

有人說，蔣胡汪三氏的不來，是因為不能互相信任。那末，他們三位當初何故主張妥協與合作呢？難道說，他們文電的表示，都是違心之言嗎？

有人說，蔣胡汪的不來，是因為來亦無辦法。誠然，目前最大困難是財政不能統一；財政之不能統一則以軍權不能統一為原因。就令蔣胡汪攜手回來，財政軍權，實際上亦決非一步一朝所能統一。但是他們如果毅然同返，戮力同心向前做去，財政軍事，總還有法可設。就令說，他們同來，亦無辦法，他們又是不是立於一個可以卸責的地位呢？國民革命的工作根本的就是你們自己的工作，不是他人的工作。他人給你作的事可以「無辦法」為理由而拒絕負責；自己的事，是不是可以「無辦法」為理由而拒絕負責呢？

有人說，甲之不來是因為乙之不來或丙之不來。誠然，目前局勢，非蔣胡汪共同出而負責，不足以謀補救而圖發展。然三個領袖之中，如果有一自願出任艱鉅，何不自動的要求其他領袖，在上海開一會議，解決彼此的出處問題呢？

以上是我們所欲質疑於三位領袖者。質疑之餘，我們還要補說一兩句話：這回革命戰爭，歷時已一載有餘；雙方所耗戰費，

大概已在四萬萬元以上；其他物質損失尚不知幾何；雙方死傷的兵士，大概已在十萬人以上；其他生命損傷尚不知幾何。現在革命勢力雖已超越長江流域，而黨務，軍事，政治，仍無一不伏有鉅大的危機，黨中領袖倘甘坐視，則過去一年間的犧牲，轉瞬又或成爲泡影。唉，這是何等的可怕呵！（文）

李濟琛氏宣言 及汪蔣合作

李濟琛氏於九月十三日在廣州發表長篇宣言，請願數事：一請國民黨同志整個合作，尤其是汪蔣合作，二請留蔣介石爲總司令，三請第二屆執監委員，從速集議解決一切重大問題。當李氏擬定宣言時，汪精衛氏尚未到寧，故李氏以赴寧爲請；第二屆執監委員尚未在南京集會——不但沒有在南京集會，且李氏尙不知三派領袖在上海磋商之趨勢——故以召集第二屆執監會議爲請。今則時過境遷，汪氏不但曾經赴寧與蔣方合作過，且於各方團結將告成功之際，突然宣告下野；不但在廣州選出的第二屆執監委員會的一部分委員會於九月十五日在南京集會，委派特別委員會，自己宣告無形消滅，就連在上海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也曾於同日集會於南京，作同樣的決議。但是李氏的宣言尙不能算是過日黃花。李氏是極力主張請蔣氏復職者，而蔣氏至今尙留浙甬；他并主張汪蔣推誠合作，今蔣氏既未復職，而汪氏又已下野；他又請「海內外同志及黨中名碩整個合作」，今則名碩若汪蔣胡吳既

拒絕問政，而門戶之見亦未見盡消。李氏爲有實力的軍人，同時又爲極有識見的忠實同志；我們不必因他有實力的緣故而始尊重其意見，他的意見的本身着實是值得尊重。汪氏「之力量與威信，實足爲黨國發榮滋長之要素，即無異黨國共有之大寶」，蔣氏「具奮迅掃蕩之志，爲革命策源地之統一者，爲國民革命之急先鋒」；「汪蔣合作乃寧漢合作之真精神」，二人「可合而不可分，可留而不可去，固已彰彰甚明」；所以凡汪蔣復職及合作的障礙物應及早掃除，纔是黨國之福！李氏的「黨紀相維，黨德相讓，勿存勝負之見，益嚴羣己之界」諸語，亦是藥石之言；必大家能消除門戶之見及報復之心後，纔有全黨同志，整個合作的可言。今特別委員會雖告成立，而李氏主張的價值並不稍減。李氏固屬武人，然武裝同志中，尤其自廣東出師北伐者，儘有忠實過於，識見高於，着長衫者，我們儘管反對軍治，我們却不能忽視他們極有見地的主張。（朋）

領袖的 態度

中國的政治家在背面儘管發牢騷，儘管肆意批評，然而一到會場裏，便有無量的顧忌，不敢把自己的意見，自己的批評，一吐露，很少的政治家能夠在演說裏，文電裏，明白宣布他的真實的思想。這不知是由于愛神祕的東方人心理，還是由于飽嘗世味的特別閱歷。但是這種神祕緘默所造出來的結果：第一是：正

直的人既不說話，胡鬧的人便可以乘機出頭；第二是，領袖不願發表他的意見，公開運動，自然只好暗中活躍，結果鬧得政治運動不公開，時常演出突兀的改變，許多青年和民衆，冤枉做了犧牲。

這回集議合作又是一個新政變了，一切領袖們應當把他們的主要他們的批評，坦然宣布，以盡領導者的責任。（沛）

黨治與用人

錢端升

用人——如何可以任用相當人員去擔任相當職務——真是政治上最不容易解決的一個問題。凡是政府，任憑它是獨裁制也好，共和制也好，法治也好，人治也好，總得用人。在獨裁的，無法律的，以當局者的人們為主體的國家，官吏的用得其當與否固然十分重要；在共和的，法治的，以人民為主體的國家，用人的重要也並不稍減。政府根本是人所主持的組織，法律制度也得有人去執行或運使的；所以離開了人，便無政府可言，沒有好官也決沒有良善政府。中國古來談君德，總免不了「舉賢任能」「親賢人，遠小人」那一套陳話，近代西方國家也沒有一個不因用人失當，而發生過糾紛；可見古今中外的國家皆有「才難」「用人更難」之概。

在現今的中國，用人更是一個大難題。國民黨不僅是主張以

黨治國的，它的黨治和歐美各國的所謂政黨政治也大不同。在歐美各國，兩個以上的政黨可以同時並存，在中國則祇有國民黨能存在，由它去實行國民革命，去消滅一切反革命的勢力，去統治全國。所以在歐美各國，甲黨代乙黨而興時，乙黨的黨員儘可照舊供職，不必迴避；而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就發生非國民黨員是否可以充任官吏的問題。

我以為官吏是否必須以黨員充任，當視他所負的職務而定。原來官吏可大別為二種，一為政務官，一為事務官。政務官如各部部长及其他重要官吏，位高權重，握政府的樞紐，定施政的策略。在實施政黨政治的國家，政黨為貫徹黨的政策起見，擬用本黨黨員以指揮政務，故政務官的任免完全隨政黨為轉移，何況在唯一政黨的國民政府。所以國民政府的政務官，不消說，必國民黨員，必須忠實的黨的領袖，始可充任。

事務官與政務官所掌職務的性質不同，這可從「政務」「事務」四字的字義分辨出來；政務官有共同決定大政的權責，事務官不過秉承政務官的意旨，以執行賦與的職務而已。事務官的任用，在先進的歐美國家，大率以才能為標準，而採用所謂「功績制度」Merit system。歐美在沒有採用「功績制度」以前，事務官的進退悉依政務官的愛憎為標準，植黨營私，用不得當之弊，隨在皆是。美國的所謂「俘獲制度」Spoils system，尤足使

政象恍惚不安；任何政黨取得政權時，輒視政府一切的機關和位置爲俘獲品，異黨的官吏，雖稱職者亦必免職，概以本黨黨員接充，而不問其賢不肖。在這種制度之下，不特政黨的一起一伏足以使一切行政中輟，而行政的腐敗亦屬不可避免的現象。爲掃除積弊，增加行政效率起見，歐美先進各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先後採用考試制度，凡事務官，除少數有特殊情形者外，必經考試，方得錄用，有才者取，無才者棄，不問其黨或不黨。他們的升降退休也經法律規定，受法律保障。經此而後，歐美的政治漸漸進於光明的途徑上，政局儘可變動，而行政仍得繼續，植黨營私，任用私人的弊病，也就一掃而空。

中國雖則是黨治的國家，但是事務官的任用也決不能獨異於別的國家。事務官的職務大部與黨義無涉。譬如市政府所任用的一個建築工程師，他的興趣是建築，他的職務也是建築，祇消他有專門學識，能稱職，無論他是不是黨員（是當然更好），總是一個好官吏。在人材不多的中國，假使因黨籍的問題，而擴棄有專門才具的人們，使他們無所效忠於黨國，那真是自殺的政策。況且才識足以自立的中國人，受了『君子朋而不黨』的餘毒，往往不肯輕易加入政黨；這種思想固然錯誤，然而具這種思想的人，其人格總比投機份子的要高些；這種人不可用。那中國可用的人更少了。

但是，無論你怎樣延攬賢能，中國的人材總是不敷；一旦國民政府有餘力從事於建設事業時，更是不敷。救濟的辦法，最好設立行政官吏養成所或專門學校，招收青年有爲的學子，給以相當的訓練，庶幾四五年後，行政人員的來源可以不絕。事務官中，任徵收及會計（聯舉一二爲例）等職者，應爲十分專門的人材；中國財政的腐敗就是因爲徵收及會計官吏向來是全從經驗淘鍊出來的，他們的舞弊的方法，真是層出不窮，而政府又無新式人材以替代他們。所以造就有智識的財政官吏，實爲急要之圖。財政官吏這樣，其他的官吏也是這樣。

考試權本是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中的一權，國民黨如果要得賢明的官吏，應得及早施行考試制度。從理論上說起來，考試雖未必是最好的制度，但是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上說起來，考試總未失爲免除任用私人的唯一辦法。黨政府的所任命的官吏，不稱職的人很是不少，若是有了嚴密的考試制度，至少那些最不稱職的人便無由進身了。

以上所說的——設專門學校，施行考試制度——都是歐美各國通行的制度。但是國民黨統治的中國畢竟和西方各國不同。國民黨若拿出全副革命精神來解決用人問題，以實現黨治的真意義，那末：不論政務官或事務官，有幾種人是根本上要不得的。第一是齷齪無恥，操守盡喪的官僚。在本年的二三月間，北京的大

小官僚真是着慌，他們深怕革命軍到北京的日子，就是他們革職永不敘用的日子。誰也知道北京的官僚——當然指專門以做官為生涯而實不做一事的大人先生們——是社會的蠹賊；他們的自覺自懼，正是國民黨的所以可敬可畏的地方。不幸寧漢分裂，國民政府裂而為二，官吏的需要增多，北方的官僚就有許多混進國民政府來了，就中如王寵惠氏等是這班官僚中的最顯著者。王氏是累代北京政府的顯宦，中國不倒的元老，他離開北京的時候，還托言到上海來斡旋南北和議！他曾經簽字於法權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贊成外國所建議的司法改良（他所保留的祇是軍閥們蹂躪司法等的事實，委員會的荒謬建議他並未保留）根本上和國民政府不承認，而祇暫時容忍不平等條約的態度相矛盾。而且他也曾做過北京的司法總長，若說他做了司法部長，司法便可以整頓，那北方政府的司法早就不應腐敗到這般田地了。像王氏也做國民政府的委員和部長實足使國民——尤其是青年——對於國民政府的信仰大受打擊，同時一般腐敗官僚的膽子也為之一壯，他們敢於視國民政府為容身之地，而聚集於革命的首都，插入國民政府，使腐化的危險更是著著堪虞了。第二種不可錄用的人是游手好閒，賣空買空的青年會派。國民黨費了許多氣力纔把江蘇幾個著名學閥趕跑，而以上海為策源地，根據地的青年會閥却私毫未動。青年會閥派的領袖，像余日章，王正廷們，播弄基督教的青年會

，靠了他們會說幾句洋話，且認識些上海的所謂外國名人，對內則借外國人以自重，對外則以中國的教育家，實業家，外交家，慈善家，……家自居。吹牛拍馬是他們的工具，欺世盜名是他們的藝術，升官發財是他們的目的；他們為社會之蠹蟲，正私毫不亞於腐化的官僚。不要說任命他們做官吏是不該的事，連容忍他們做黨員也是極危險的事。第三種要不得的人是無行的青年。青年本是國民黨的棟梁，但是青年也有好壞的分別。在中國這種道德墮落的社會中，發橫財，是最不易抵抗的引誘，年來青年奮發的黨員，因圖身黨部或政府而致富者，已數見不鮮；他種的無行也日有所聞，這是何等可傷心的事情！像這種已經墮落的青年是再不可任以官職的。除這三種以外，其他要不得的人尚多，如土豪劣紳，老朽昏庸等等，都是有害而無益的人物，至於共產黨徒更是顯而易見的敵人，不庸我的贅述。

國民黨所需要的人材，尤其是充政務官的，乃是有人格的，有操守的，有作爲的，富於革命思想的新人物，並不是因循姑息的舊人物。民衆對於國民黨的信仰，往往以國民黨所用的人為標準的；不稱職的官吏愈多，則民衆對於黨的信仰也愈弱。援引親戚故舊的風氣愈盛，則賢人愈不易得；舊人物愈是跋扈，則新人物愈是無望。矯正的方法，除了採用考試制度以淘汰不稱職的事務官外，惟有在有聲望的忠實同志指揮之下，多用些敢作敢為的

青年。一個革命黨不能不用青年，同時爲防止青年的債事起見，有聲望的忠實忠志的領導也是不可少的。有經驗的和有能力的黨員結合起來，纔能促進革命的成功。再爲鼓勵官吏的廉潔起見，俸給不妨從豐，待遇不妨從優，而規律却不可不嚴，凡此皆有待於文官任用的規定和監察的週密。

老報的老把戲

楊端六

中國人有一句極平常的「美談」，「幾十年如一日」。這句話對於現在輕浮的風氣，見異思遷的心理，很可以針砭一下，但是有時候應用起來，可以使那件事情變成永久的麻木不仁。比方上海的幾家老日報，就免不了這種毛病。它們一成不變的見解，差不多也可以說幾十年如一日；無論社會的進化激烈的甚麼田地，它們總是保守它們的老辦法。這種態度從一方面說起來，却也很可佩服，而從他一方面說起來，我們不能不替一般讀者說幾句憤慨的話。

上海日報的編輯法，向來陳腐不堪。幾年以前，我曾屢次發表意見，促它們改良；當初它們自以爲新聞界的前輩，不肯信從，後來看見有幾個新進的報紙，如商報，時事新報，等，改絃更張，面目煥然一新，到底比較有精彩些，所以漫漫的也不得不走到這一條路上來，雖然它們的行程還似乎很不願意的走得遲緩。

現代評論 第六卷 第一百四十六期

現在它們的編輯體裁，表面上因爲加了幾個題目，似乎清醒一點，實際上還有許多應當改良的處所，我現在且舉三件事來說。

一 八股式的論說

報紙編輯的派別本有兩種：一是注重論說的，譬如英國的各報。一是注重新聞的，譬如美國的各報。然這種分別並不是絕對的。英國報紙雖然注重論說，然而新聞的編輯也非常有精彩，不過它們在編輯新聞之外，還要在論說上用一番刻苦的功夫。美國報紙雖然注重新聞，然而對於論說也不是完全空談，不過因爲它們的新聞太注重一點，所以覺得論說比較的不關重要。上海所謂老前輩的報紙——申報，新聞報，——究竟說些甚麼東西？它們那種論說，好像是一部小題文府，無論甚麼人都可以抄寫的，無論甚麼時候都可以登載的。編輯先生們儘可以在他們的家裏，費一天的功夫做出幾十篇，送到報館去，逐日登出來。他們甚至可以把幾年以前的舊論說拿出來再登一下子，橫直看報的都不會記得的。他們照這樣做去，還洋洋得意，以爲是得了做論說的妙訣，實則世界上如果有可笑的事情，再也不會比這種論說更可笑的。現在中國的政局誠然一日萬變，不可測度，然既做了新聞記者，也得出來勉強說幾句話。否則這種不關痛癢的論說，寧可不說，何必多此一舉？但是中國人究竟是不可思議，對於這種文章，也居然有恭維的。我記得兩年以前，澄衷學校出版的叢書，有

七

一 敘述上海的新聞，竟崇拜這種論說，中國人的智識如此？

二 買賣式的新聞

在新聞編輯法未改良以前，我們要想從申滬兩報找一件特別尋常，差不多非從頭至尾讀過一遍不可。到近來，總算是虧了他們，居然把電報分類編起題目來了。我有一天，和那時候主筆商榷的陳在雷先生談起，爲甚麼他們要把緊要新聞故意的藏在許多無關重要的新聞當中而不顯示與讀者呢？布雷先生說，他們以爲若用大號字擬出題目，難免帶有宣傳的色彩，所以不如等讀者自己去找，反可以表示報紙的中允。這句話的迷信似乎漸漸的打破了。就是最保守的申報也不得不改頭換面以迎合讀者的心理。但是他們現在還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見解，就是把自己花錢最多的種類特別看得貴重，花錢比較少些的次之，花錢最少的又次之。因此有所謂「本館專電」，「各社電訊」，「國內新聞」，「本埠新聞」，等等排列法。他們以爲一個新聞總應該自己有特派訪員打來的電報，總可以裝裝門面，所以無論如何，一到晚間時間將盡的剎那，看看還未有專電到來，就不得不設法製造幾個電報。這種辦法，如果做得很好，到也無關宏旨，因爲通訊社的電報雖然被他們剝奪了去，終歸以天下之材供天下之用，在讀者到無可無不可。有時不幸他們因爲不是自己特派員打來的電報，雖則事情極爲重要，也把它放在不重要的地方。譬如近來國民政府的

變動，中央黨部的改組，軍事人員的更置，外交事件的緊急，他們以爲本埠得到的新聞總得歸入本埠新聞之內，而許多毫不相干的「本館專電」到反大書而特書。這種買賣式的新聞編輯法，——他們或者要藉口於地域的關係——不僅把新聞的輕重倒置，有時且把一個重要新聞分作幾處登載，專電歸專電，通信歸通信，本埠訪得的歸本埠新聞。弄得一件整個的新聞四分五裂的登載出來。我想他們的編輯部組織極其散漫，無所謂總主筆，無所謂總編輯，祇有所謂電報編輯，國內新聞編輯，本埠新聞編輯，等等，彼此不相連屬。用科學的名詞表之，他們祇是混合，不是化合。辦事自然比較容易，祇可惜未盡新聞記者的責任。

三 雜零狗碎的長篇文章

長篇文章，如長篇紀事，長篇公文，長篇通信，長篇小說，等等，每每分作幾次或幾十次登出。這是普通中國報紙的習慣，並不限於老報的。但老報的張數比較的多，所以我們對於它要特別的責難。這種斷碎的登載，大約有幾種理由：第一，篇幅太長，如果儘量登載，勢必佔領別項新聞的地位。這是正當理由，不可厚非的。但是這種文字如果不得不分期登出，至少也要儘量的每次多登些，而且要把章節分明，必可聽憑排字人任意取舍，弄得上氣不接下氣。新聞記者還有一個責任，就是把這種長篇文章提綱挈領，自己做一個簡單的帽子，使一般讀者——尤其是政界

商學多忙的人——不必詳細讀遍原文，就可以約略懂得那長篇文章的內容。關於這點，倫敦太晤士可謂首屈一指。它每逢議會的長篇紀事，或者政府裏的長篇報告，必定很迅速的摘錄大要，登載緊要的地方，使你看了以後，不再看原文也可以，再看原文更有把握。這件事中國的新聞記者可說不會盡過絲毫的責任。第二，他們斷碎登載的理由還有一個，就是愛惜這長文，不肯作一次登完。他們對於小說，尤其抱定這樣宗旨，因為好一點的小說，不獨要購稿費，而且不易購到，所以每次祇登一小段就截止了。他們還有一種心理，對於重要的長篇文章，想把它做一種餌，以釣讀者的魚。無論他們的動機是那一種，然而給讀者的不快是很利害的。第三，此外還有一種不懷善意的手段，把文字割裂起來。他們對於有種文件，實在是不想登載，無奈為事勢所迫又不得不登，因此有意無意的用極小的題目，分作許多的回數，登在極不注目的地方。這種新聞的操縱，差不多可以達到他們避重就輕的目的。綜上種種原因，中國報紙常見有零零碎碎的登載，實則日報的職務，除了長篇小說可以有限制的分日登載及實在有特殊情形的以外，其餘文字縱不能一日登出，兩三日內必須登完，纔是正當辦法。

消費合作問題

陳登曝

現代評論 第六卷 第一百四十六期

消費合作的原理很容易了解。消費者聯合起來直接地和生產者交易，免去了中間人底居奇壟斷，這就是了。看來消費合作的實施似不成甚麼問題；其實，實施的障礙層出不窮。我國人沒有深切的合羣觀念；社會上事業由團體的建設的寥寥可數。

消費合作本是根據互助真理。合作者不明此理，那就無由免除自由競爭購買的思想。縱使一旦召集起來也是烏合之衆，逆料不能保持久遠。前此我國合作運動何曾不是哄動一時；但終於不見舉大的成績；暫時結合，無何像一盤散沙不可收拾了。

這年頭社會經濟那樣的緊張；物價那樣的高昂；誰不感覺生計艱難？本來消費組合應該像在盛春時節萬花怒放的景象才是，怎曉得實際上却是鴉雀無聲。

消費問題為人人急待解決的問題。消費合作即公共節儉之法；簡言之，即利己利他的事業，若使有人出來提倡，應該可得多數的同情贊助。不過人民智識淺陋之極；他們有時把消費合作社看做普通營業商店；有的認為慈善機關；更有受教育的學者居然把合作商店和托辣斯混為一談。

合作主義還沒有深入羣衆的腦府，他們畏畏地躊躇不敢近前，只怕給人騙去，上了當了。

在我國，凡屬公司性質的營業往往不甚發達。股東對於公司非常的隔閡，彼此簡直漠不相關。那般公司當事者大施其營私本

領；結果公司一敗塗地，這是常見的事。消費合作社的社員對於社中一切事務多不肯慫恿考問，把合作社當做別人創設的機關，聽其自生自滅。合作者毅力大率類此；只知家族，不顧公益之舉；社務完全一任一二社員處置。那處置社務的社員誤認合作社可以適用獨裁制，便宜行事；因此製成一種名為合作其實一二人包辦的商店，一個不倫不類的經濟組合。

我們如果推行——嚴格地推行——合作制度，不應該這樣糊塗。

合作事業的種類甚多。按諸我國今日的情勢，還是首先提倡消費組合。希望消費合作成功亦非容易的事。我們初次組織消費社，對於消費者的心理應當曉得明白；進行的步驟不妨從緩。我國大多數喜歡煙酒；每年此項無益的開銷為額甚大。官廳方面也沒有力量遏止；若使消費社拒絕發售的話，難免有漏卮之虞。固然消費社理宜糾正消費者不經濟的花耗，但已成了牢不破的慣習，一時實在無法加以嚴禁。

我們中國人大多數不喜歡根本改革的行為，富有守舊性。對於合作商店從事小買賣，消費者多數持反對的態度。糖呀！菓子呀！菜蔬呀！都應該讓給小販專賣。否則他們認為有礙小販的生活，以致消費合作事業不能儘量發展，但合作者的好意一時不能反抗，這問題祇得保留以待將來的解決。

普通消費社反對社員的賒欠，以防流弊，我國小民窮得厲害，受了時局影響；多有拿不出現金的苦衷。若使持之過嚴則無以示博愛之意；若使引之過濫又不免發生了疵病。這層提倡合作的人們都得特別考慮。

至於社員的純利問題消費社亦不可忽視。合作者對於消費社決不是單純要盡義務，沒有權利的。他們因合作得了幾許純利是正該的。純利愈厚，社員的團結力愈形堅固。所以在消費社組織的始期所有純利最好能撥歸各社員。雖然照各國慣例，純利中一部份多劃為教育經費。惟依此做去純利之額減少，恐怕惹起那般智識半開的「處女社員」底懷疑與失望。所以憑我們見解，教育費問題，雖屬萬分重要，非待數年之後，那時個個合作者深曉得甚麼叫做合作主義，此刻簡直用不着提及。

消費社分撥純利大半是每年一次，這種辦法在我國亦應要求變通。上海，虹口某消費合作社，據我的朋友何天祐君言，每年發放一次，社員多認為時期太長而紛紛退社。實則每季或每月舉行一次未必有礙大局。

要之，合作事業的成敗惟合作者的團結力是視。凡足以鞏固這種團結力的法兒應該盡量採擇。在職業相同的團體之內施行合作制度比較容易收效。天津工廠工人的消費社，滬甯鐵路工人消費組合，以及北京國立北京大學，朝陽大學，燕京大學等學生所

組織的消費社，或名購買合作社。雖然規模未必廣大，據說，實施以來尚能指揮如意。在職業不同的團體之內較難創辦這種事業。社員彼此素不相識，除却個個確已認識合作主義，不免意見有枵格之患。消費合作機關比不得別的，祇有三二不良份子羅雜其間，便會弄到一塌糊塗。德國合作社對於社員人選甚嚴；必須證明他和他的妻子確是明瞭合作真理方才准予加入。就是預防這個疵弊。

對於宣傳工作消費社因為大家尚不甚明白合作真理亦不能不稍稍留意。廣告是浪費的。但在合作事業正在萌芽的時代為宣傳起見，不能不花一筆廣告費。非然者，則外間不明真相以為合作社秘密的弄甚麼勾當。消費社不是普通公司，商店；它的廣告自然沒有甚麼「不顧血本減價出售」，「大勉強」（日本語）一類騙人的假話。

以上所說大半屬於消費合作的內部問題。如今再論消費社所處的地位及其環境。

我國社會向少合作事業。甚麼家庭購買團亦不過暫時的組織，範圍既小，效用自不甚大。現在民間購買惟一的場合還是在商場商店。商場商店這些地方差不多都是小資本家所經營的。他們靠着買賣過日子，與合作商店顯立於敵等的地位。他們營業受了打擊，便會聯合起來大肆其破壞的手段。合作者沒有堅持能力立

刻要被他們愚惑了。奸商行爲尤其卑劣：他們故意降價售貨，引誘消費者來競爭購買；甚則准其自由賒欠，有時秘密的向居家的僕役勾結，驅使他們來誣陷消費社的貨品。北京，天津社會的情狀極乎奇特；商店對於住戶的僕役要納貨物入口稅。這種地方，消費合作似不能暢然發達。北方某大學學生所組織的購買團曾經受過生產者的不平待遇。他們以為大學生多是富家子弟且有較大的購買力，不妨把物價提高一點。福州米商要打倒福建消費公社曾以公帮名義，強迫「米牙」以高價售米於消費社。（福建消費公社不能直接向農家購米却有原故，此處不能詳叙）

可見消費合作制度實施於我國，四圍障礙不一而足。假定消費社經費充裕；能設附設生產機關，那就好了。否則要想維持存在，第一步便須與小資本家抗鬥，無聊得很，這種事實大概在世界合作史中所僅有的。

關於消費社的責任問題此刻要詳述一下。社員責任是有限或無限理應早為規定。德國合作社多半是有限性質，像有限公司，也須經濟法律的手續而宣告成立的。就我國現今情況觀之，還是依德國成例妥當。

總而言之，消費合作，無論實施的難易，既是有益之舉；不妨大膽做去。合作制度適合經濟原則。因為生存協和之計，彼此互助，不事競爭，不相魚肉。自道德和經濟兩方面看去，都是純

美的制度。以言對外，消費社會有排斥「劣貨」的力量。空言甚麼經濟絕交，那裏有具體的完密辦法？不過每回鬧起風潮，給外國人見笑罷了。現在我們擴充消費合作的組織；祇要人人是合作主義的信徒；那時經濟必須絕交以抗強權的時候，我們就有把握了。

小說

他倆的一日

叔華

「「海燕雙棲玳瑁樑」，這就是海燕吧？」她的聲音也含了感慨。

「他們倒一對一對的天天伴着，真是人而不如鳥了。」

「明天這時候我又是一個人孤伶伶的上道了。這一次不知還得過多少時才見得着。」微顫的聲音在黃昏可憐的餘暉裏，頓添不少淒寂。

他緊緊握着她的手，在他腦子裏，一幕一幕的黃昏淒寂可憐的景顯出來，裏頭都是他或她單人在幕裏。他一會兒很莊重的說。

「和，你這樣人世上真是少見，說你偏重理智，你的感情却非常強烈，說你偏重感情吧，你又有時過重理智。」他不好直接

說出本意却用些話開題，接續說，「其實別離了，既是不能堪的難過，我看你還是將就一些，狠了心甩下母親，來同我住吧！」她默默凝視着沈在湖水中的一堆岩石，好像那裏有什麼可以解決她的難題。

「我也不放心你在家裏住久了，你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單薄，早晚飲食也沒有人管，你自己又大意，你嬸媽同你嫂嫂都是整天的各自各兒出門尋開心，你又不能同她們搭伴。」

她仍然凝視着湖面，一會兒很興奮的重新拉了他的手說。

「我實在不能再過那枯燥的生活。這一年過的不知算什麼生活：什麼事也不願作，作也做不出好東西來，沒有樂過一刻，飲食嚼不出味兒，逛地方提不起興兒，夜裏不想睡覺，早上不想起來，這直是行尸走肉的生活。」

「你也有工作，我那一箱子信，可算你一年的成績了吧。將來等我有錢的時候，裱一本大冊幀，留起來給我們的兒子孫子看看他們老奶奶寫出這樣哀艷的文字。這纔是真的文學。」他想話逗她開心。

說着她也微微笑了，

「中國男子大概特別的忘不了的是子孫，時時刻刻的想起來說。」

「子女是戀愛結的果子，那怪我們常常的想起他們來？祇開

花不結果子的樹，終究是一種缺憾。」

忽然幾隻鳥飛過松蔭子裏，觸了遺留在日光照不到的松針上的雨珠子，撲刺刺的洒了他們倆一身水點。

她趕緊站起來，提了雨傘與手袋。他在後面跟着說，

「我們該回去喫飯了。」

這一對伴侶緩緩的走到前面的湖堤上，此時的夕陽把面前一片浩浩的湖水染成淺玫瑰紫色，在天與湖水交界的邊際，幾行灰紫的遠山約略的浮出來，晚霞襯托着，山色有些透明，合像一座帶灰色繡的紫精屏風放在一間模糊着艷麗舊玫瑰色錦的古宮殿裏，不由得使人驚羨，迷醉，生淒涼的遐思。

忽然一陣微風，近堤邊飛出兩隻海燕，衝向落霞飛去，吱喳的叫着，鳥般般的尾巴拖着水冷冷的響，微微沖破了這古宮的沈夢。

「你看這一雙一雙的鳥飛的多得意呵！」她緩緩的停了步。

「去年我們在海邊，也是初秋日落時候吧，看見那水鴨孤單單的飛來飛去，我們倆很得意守着他。」他無意中聯想去年的事。

落霞漸漸的被暮雲捲了去，湖上的水氣迷濛了遠山，餘暉映上他們倆的臉，涼涼的都有些倦態，彼此打了一個呵欠。

「棟生，我不要回去了。」她忽然說出來。

「你也該歇歇了吧，怎麼不回去。」他答。

「她惘惘的，搖了搖頭，」他忽然懂了所答的不是她的意思，緊緊的攙着她走。

這天是月底，下弦月遲遲未肯出來，頭上却有閃閃的幾顆星兒衝出黯淡的暮雲，照着一雙人兒上了石級。

初秋的下弦月終於遲遲的在一顆高的垂楊後頭露出她銀色的臉兒。清光射進一間臥房裏，一雙相愛的人兒正對坐望着窗外。

「我說缺月淡淡的光輝比十五六的滿月來得動人。」說完他還沒有答，她接下說，

「不知怎的我總沒有興趣賞玩滿月，她的光有些亮得討厭。」

「我還是覺得滿月可愛些。缺月終歸是一種缺陷，令人看了不舒服。」他說。

「天地間的事惟其有了缺陷纔覺出可愛來。」她說着眼望到她帶來的衣箱，「譬如我們不是因為一年多分離的缺陷，就不會有這樣美滿可愛的今天。從前你吃了飯就抱着書看，我想同你談談閒話都沒有工夫，今天我想收拾箱子都找不出時候來，你總絆着我談話。這是離別的缺陷生出來的；所以我想還是……」

「從前是天天在一塊兒，你的話都在我心裏，我的話更不用說了。那滿月般的生活真是美滿，你不覺得那是可愛嗎？我永遠

覺得那是美滿。」他搶着說。他看見她的眼望着衣箱出神，惘惘情境，不由的用手，拍拍她的肩說，

「好乖乖，你又在想什麼了？」

「我想……我不知道想什麼來，一會兒就忘了。」她輕輕的一笑。

默默的過了一會，他緩緩的說，

「我真不懂得爲什麼要那樣兒，相聚的時候，想法子躲他，離開了後，又那樣想他。你一定知道吧！」他說着笑迷迷看她。

「誰知道？」紅暈淡淡上了腮頰，連着眼下些微酒意的薄紅，平添了佯曠的多少嬌媚。

他坐到她的椅上去，帶笑說。

「我就喜歡聽你說『誰知道。』」

月兒似乎嫉妒這雙美滿的影子，已經不在垂楊裏窺望，珊珊的走入一堆烏雲裏藏起來。

他們緊緊的偎着一會兒。

「和，你應該承認愛而不見是苦事，惟有現在的我們纔是天堂的生活了吧！你這小孩子也真難伺候，一會兒一個樣兒，別再胡思亂想什麼缺陷生出美滿的話了，我這脾氣，你還有不知道嗎？我所知道的離別就是生活的缺陷，相聚時纔是美滿。對不對？」他神色有些興奮。

「但是，我總是不能……」不知怎的她的聲音也有些異樣。「你放心吧。」他答得很快。

「不是別的，我總不能放心媽媽孤伶伶的獨自個兒住着，我是不能不回去看看的。」

兩人都沈默一會兒，忽然他嘆了聲道，

「怎回事呢，女人在無論什麼美滿的時候都想到母親。」

「這就像你們男子常常忘不了『頂好生個孩子』一樣吧？」

「頂好生個孩子」是他常提引一句話，說着兩人都笑了。

一會兒涼爽的秋風陣陣穿過銀色的清光來送這一雙甜美而不美滿的靈魂入夢，讓他們在夢中嘗嘗美滿而又甜美的生活吧。

七，十四，一九二七，瓊島之西。

傅山及其藝術

劉開渠

趙秋谷推傅山書爲清代第一（見先正事略）；郭尙先芳堅館題跋中說傅山學問，志節爲國初（清代）第一流人物。清代的書畫家很多，清代的書畫家能够超越習俗，不落恒蹊的可是不多。傅山在山水上不唯能够超越習俗，實開了從來未有的宏異境界。他的作風不唯清代無第二人，就是追溯往古，也沒有第二人有他那末樣的奇偉！他對於書法的主張，也是別人所不敢主張的至高境界；他說：「寧拙勿巧；寧醜無媚；寧支離勿輕滑；寧真率勿

安排。」這是多們勇敢有氣魄的精神。一般祇知愛憐轉流麗的松雪，香山之流的淺俗藝術的人，夢裏也不會望及他這種沈著，有骨氣的雄壯境界。他有這種一往直前的精神，所以他的楷，分，隸，篆刻等無不造極登峰。他收藏金石，辨別真贋的本領是百不失一，稱爲一代之巨眼。他的書畫如此；他的醫術，當時竟使名震都下的太醫院的某大夫愧而「……即乞休，閉門謝客，絕口不談醫矣。」（見青主軼事）又精通經史子集百家；著有霜紅齋詩集十二卷。像傅山這樣奇偉的人，有清一代能找出幾個呢？趙秋谷推他爲清代第一，郭尙先稱爲清初第一流人物，實不算過譽！以下介紹他的歷略與他的藝術。

「傅山陽曲人，初名鼎臣，字青竹；後改名山，字青主。

一字曰仁仲；別署公之他；亦曰朱衣道人；又曰喬廬。……

明季天下將亂，諸搢紳先生氣習腐惡，山獨堅苦持節氣，國變時，衣朱衣居士穴養母。……康熙十年徵舉鴻博。至京，堅臥西城古寺不與試。……又精醫術，……乃資以自活。……

按傳別號甚多，除於上見外，又曰石道人；曰隨厲；曰六持；曰丹崖翁；曰丹崖子；曰濁堂老人；曰羊庵主；曰不夜安老人；曰傅僑山；曰僑黃山；曰僑黃老人；曰僑黃之人；曰酒道人；曰酒肉老人；或竟稱居士；以喜苦酒，故稱老藥；以受道法於龍池還陽真人，故一名真山，或署黃僑真山

；又曰五峯道人；曰龍池問道下士；曰觀化翁；曰大笑下士；……」（丁寶銓傅山年譜）

「……生而穎異。讀書十行，過目輒能成誦。……崇禎丙子繼成（山西督學）爲直指張孫振誣詆下獄。山徒步千里外，伏闕訟寃。孫振怒，大索山，山敝藍襖自匿。繼成寃白。……後繼成官南方，數召山，山終不往。……嘗薙衣草履，遨遊平定祁汾間。……古今典籍百家諸子，靡不淹貫，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詔舉博學鴻詞，……山以老病辭。……臥病旅邸，滿漢王公九卿，賢士大夫，遠馬醫夏畦市井細民無不重山。……」（稽曾筠傅徵山傳）

「……母夢老比邱而生，生復不啼。一僧忽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啼。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食，乃復食。……所居名松莊，在太原郡東可七八里。太守延津周計百，歲初挈壺觴造焉。竹垞詩云：「憑君尋傅叟。暇即過松莊」。……次年繼成自九江竊於燕邸，以難中詩貽山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深，蓋棺不遠，繼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山得書慟哭曰：「公乎，我亦安敢負公乎。」有向之問學者，則曰：「老夫學莊列者也。仁義事實羞道之。」……以宋儒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陳剛甫，雅不喜歐陽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亂後，夢天帝賜以黃冠

縉衣，遂爲道士。……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崖中，僕夫驚哭。山傍徨四顧，見有風峪中通天光，石柱林，數之得一百二十六，則高齊時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有司以醫見則見，不然不見也。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徵，時年七十四，固辭不可。……至京三十里，不肯入城，……乃以老病上聞，詔免試，以中書舍人放還山。溥強之入謝，昇至外朝，望見午門，溥掖之使下，忽仆於地不能起。乃昇以出，次日遽放歸。……平定間有張際者，遺民也，以不謹得病死，山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嘆曰：「鬱強壓駭之骨，而以佔舉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山常賣藥四方，與眉（山之子）共載一車，暮抵逆旅，篝燈課讀。……山卒以朱衣黃冠歿。

……（文獻徵存錄）

由青主的歷略看來，青主是如何的一位人品高潔，精神崇大的人物，他的性格是如何的真率，又能自持。下面一段青主的軼事，更可活畫出他的天真，浪漫的痛快性情：

「……今逢君意，約以中秋爲期（傳言）。……至日，果晴，友大喜。知其嗜酒，乃與痛飲，自晡至曉始罷席。……少焉月出，樂甚，命侍者取所研濃墨一巨鉢，置旁几，屏

退諸人，獨自命筆。友近立竊窺，但見舞蹈躍，其狀若狂。友往趨至背後，力抱其腰，傳狂叫，嘆曰：「孺子敗吾清興奈何，遂擲筆搓紙而輟，友見其滿頭皆墨，汗如雨下，急取水爲之洗濯……」

寫字，而至舞蹈踴躍，而至汗如雨下，滿頭塗的是黑墨，其精神之煥發，其興趣之淋漓，其與藝術融合到一體的情形可以想見了。

石濤的名不出揚州，鄭板橋說因爲他的名子太多，我們以此可以證明石濤書畫，是出於心中不得不畫，不是借此求名譽，求富貴。青主之不以書畫求名利是比石濤更顯然了。他的名子之多，不用說石濤比不上他，是自來沒有過的。並且他明白的拒絕給人家書畫，「以醫見則見，不然不見」，這是多決絕的口氣。他書畫是因爲自己有不得不書畫的衝動，不是因爲別人而書畫，自己到了心中不得不畫時再畫，這才能有真實的東西出來。青主是持這樣的態度，其實這是應該所有的藝人的態度。

中國歷來的畫家，多半因爲官大，位高而出名，而流傳。一般人之所以要畫，不是爲的真藝術，是想借此大官，權貴之名以榮耀自家。在這種風氣之下，誰的官大，誰的位高，誰的畫能傳，能享大名，如王奉常之類的人就是。因爲這樣，一般權貴也多借此「塗鴉」以示風雅。這種風氣一盛，不會爲官，不是權貴的

藝術家，很難出名，很難為人認識。如果在這潮流之中，單以藝術能出名的人，那非有出乎類拔乎羣的大本領不可。青主不曾做過官，七十多歲以前還祇是一個窮賣藥的，與自己的兒子共推着藥車，賣藥於四方。可是他當時在藝術上就名滿各地了。這實在是他的奇偉的作品足以壓倒羣倫，使得別人不能不稱讚他，佩服他。畫史像他這樣純以畫得名的是不很多的。

青主與兒子壽毛（名眉）共執一輛車子，賣藥於各地。這種遊遊四方的生活，這種深入自然，人生的生活，是真實的生活，是藝術人的生活。他甘於這種清苦的生活，不願去享華富的都城中貴人的生活，是他的偉大，是他藝術成功的至因。像王季常高臥樓閣，不與自然接近，終不得為真藝術家。也無怪他一生臨摹他人：見不到啟發人的自然，得不到刺激，沒有真的情緒，那兒去創作新的東西呢。

青主的人品高，精神強，生活與自然相化。那麼我們就是不見他的作品，也可以想見其作風之新穎，不落俗套了。

我所據以為評的是一幅長條山水，淡彩，凌叔華女士所藏。青主的畫第一使我們注意的是：全體不皴擦，不渲染。他用極單純的線條，表現各個形體，聯貫各個形體。

表現對象是寫意畫，寫實易；用筆是單純畫，複繁易。因為寫意與用筆單純，若差之毫厘，會謬千里，使一張畫絕對的陷於失敗。表現吾人的感情，思想，須一種簡明無盡的方法，須一種深入深出的方法，才能捉着機要，才融化進去。詩詞之感人比較

文深刻的，就在牠的方法單純，用了幾個字，就寫一段感情。它的一字一句都似千斤之石，鋒銳之箭，能夠震動人，能夠刺痛人。可是詩詞就比散文難。在詩詞上一字一句能夠影響全首的生命，精神，散文就有鋪敘，廻還的餘地，就是它的方法不是單純的，有「描頭畫角」的修飾的餘地。詩詞的難就在沒有這種地方，可是它的比散文有力量，更高妙的也就在這地方。自來中國山水畫是沒有不用皴擦，渲染以補不足的。單用線條表現，以寫詩詞一般的更簡捷，更有力，可是這種更難，沒有人去試驗它；歷來的作家祇在渲染，皴擦變換中過去。青主不用複繁的方法，祇用極單純的線條來表現，這實開向來未曾有的新境界。這幅山水畫祇用幾條線，就把高山峻嶺的一種奇拔，雄大之氣，完全現在畫面。這是如何的難，這又是如何的至奧至大。這才叫作藝術。

青主的畫第二使我們注意的，是他一往直前，不做作的樸實的表现精神。一般人總以為藝術是在使人得到官感的快感：要畫家把人臉畫的團團地，桃花似的；把樹畫成灣灣曲曲地的；把山修得整齊齊地，才合他們的意。一般畫家沒有衝破這種束縛的勇猛精神；於是對於作品描頭畫角，淺俗不堪！自古以來衝不被這種束縛，犧牲在這下邊的不知道有多少。青主本着他的至大精神，衝破了這重習俗之關。看他說：「寧拙毋巧；寧醜無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這是多們實在，多們不顧一切的，純粹以表現為主的精神。這幅畫上的那上下兩排樹是絕不修飾的一直畫下來。這種是藝術，這樣絕不想在紙上討巧見功的真藝

術家，不要說清代，就是中國全部的畫史上也是不多見的。這種衝壞習俗之見的是他的成功的一個原因。

青主之所以有這種精神，就在他對於藝術要表現自我。他之所以能不顧一切表現自我，在他能超越世俗之生活，而深入一種偉大的生活裏。他不好名，不要官，不貪富，他忘掉了世俗一切權利之思，所以他能自由自在的任情揮寫，任情高歌，奔馳於真實的世界！藝術的世界！

青主的畫第三使我們注意的，是高大宏壯，奇異不凡的邱壑。說到邱壑，近代的山水畫除搬運前人的邱壑外，就沒有一個新的邱壑，大家祇在筆墨上用工夫。孰不知一件作品之成功與否第一在邱壑，其次是運筆，設色。邱壑不高，一幅畫多半算失敗了，筆墨再好，也是不會提起精神來的。好像一個尸身，衣服穿的再合式，也是沒有意味的。青主不搬運人家的邱壑，純從己意創造新邱壑，來容納他的人格，再無怪他成功了。

由青主直到現在，我們仍可做王太常讚石濤的「大江以南無出石氏右者」的話。來讚青主說：「大河以北無出傅山右者。」

通信

我的共產嫌疑的證據

致現代評論記者

大學教授這個東西，真是兩國不收的一個怪物，無論你走南到北，總有人加你一個頭銜。在北方軍閥眼中看起來，凡是大學

教授，不是赤黨，便是國民黨；在南方共產黨眼中看起來，凡是大學教授，不是研究系，便是國家主義派。就是國民黨員也犯着這個毛病，右傾的國民黨員總把大學教授看作共產黨，左傾的國民黨員又把大學教授看作不革命分子。你如果在今年四五月以前到武漢，總可以拚到人家恭維你，說你是「知識階級」，他們所以要恭維你，加你這個徽號的用意，就是想在「知識階級」四個字之上，輕輕加上「打倒」兩個字，湊成一個標語。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大學教授總是到處飽嘗閉門羹的滋味，絕沒有人願或敢引為同調的。

在四五月以前的我，差不多要天天對那些「革命青年」解釋我不是研究系，或國家主義派。但是解釋由你解釋，他們是由胡適之推想到丁文江，再由丁文江推想到梁任公，這樣一推想，結論便是很客氣的，也免不掉「接近研究系」五個字。或者追想到你曾在北京某校內國家主義團體中演說過，追想到你在某紀念日刊物上發表過贊同國家主義的文字。可是到了六七月以後的我，又差不多要天天對那些「忠實同志」解釋我不是共產黨了！

「或有人說：你已經加入共產黨，是不是？」這一類問話，我也不知道聽過多少次。你若反問他，「有什麼證據？」他便一條一條告訴你：

第一個證據：「武昌總政治部中非共產黨員不能進去擔任重要的職務，你在總政治部中擔任重要的職務，因此證明你是共產黨」。說我所擔任的是重要的職務，便是指着編纂委員會委員說的。凡熟悉總政治部內幕的人，都知道這個編纂委員會是竊廢文

人的接待室，凡是在海外留過學及少微有點獨立思想的人，恐怕你有一點不服使喚，或者恐怕你有你的瞎主張，所以把你打進這個冷宮，老實說：就是把你留部隨時察看。內中的人色；除掉鄧演達一個德文先生格拉塞無處安頓祇好安頓在這裏，教他一個月拿四百元乾薪，給他一個額外秘書的名稱之外，其餘大半是中山大學的教授。這個會在極盛時代，共總有過十五六個人，但是絕沒有一個共產黨能有這樣開工夫。白白的在這裏消磨歲月。我們戎已從了，可是筆還沒有投掉，在革命空氣緊張的武漢，來在這個冷宮裏去做這樣筆墨生涯，已經是有冤無處訴了，還蒙不知內幕的人，尊爲『重要的職務』，這不是真正活冤枉嗎！

再所謂重要職務就是宣傳科長。宣傳科長是總政治部的重要職務，誰也不能否認。但是要知道我兼任這個職務是什麼時候，鄧演達找到我是什麼原因。我兼任這個職務是七月二十八日，七月二十九日便是鄧演達離開武漢的日子。他在河南回來後，他早知道各方面對於他的空氣，他決定走了，他決定讓共產人同他一陣出總政治部大門，所以才想到宣傳科暫由編譯局局長（即編纂委員會改的）兼任這個不着痕跡的方法。我在這舊的已去，新的未來的時期中間，做兩個星期的機械，一篇宣言未發，一個標語未擬，就是我做這職務的成績。那裏知道竟因此惹得一身塵呢？

第二個證據：『高語罕就是高一涵的別名，高語罕是共產黨，高一涵當然也是共產黨』。關於這一點，實在使我受了不少的麻煩。找高語罕的人，往往找到高一涵的屋裏，直談到先生在廣東時什麼什麼，我才敢說『你找錯了，我是高一涵』。高語罕著

的書，偏拿來教高一涵替他解說，你要說『我也不懂』，他便生氣了，說『你自己著的書自己不會解釋』。寫給高一涵的信，裏面偏稱『語罕同志』；拿個片子進來見高一涵，高一涵說『認不得，不見』，他偏罵『高語罕你這個共產黨人擺架子』。這個地方真教我無法解釋！你說：『高一涵是安徽人』，難道高語罕不是安徽人嗎？你說：『高一涵是一個大個子』，難道高語罕身材還矮嗎？你說：『高一涵是日本留學生』，難道高語罕不會在日本留過學嗎？你說：『高一涵是言論家』，高語罕豈不是正在辦報嗎？你說：『高一涵是安徽省黨部執行委員』，高語罕又豈不是安徽省黨部執行委員嗎？這一齣『雙包案』，也不知道演過多少次！這一次南昌之變，要不是武漢的人通知高語罕早在南昌，那麼，留在武漢的高一涵至少也要屈衛戍司令部人員光顧一次，我因此，從今天起，改名叫涵廬，不再叫高一涵了。但是我有什麼權力不教高語罕改名叫『罕廬』呢？

名號上既說不出差別，祇有在實質上找差別了，如果說：高語罕的身體含着無限的共產成分，高一涵的身體絕沒有共產成分。那麼，要從這個地方找差別，祇有請化學家解剖分析了。高一涵要辨明非共產黨，目的是想活着，如果要解剖法，那麼，共產成分尚不知道試驗出試驗不出，一條半老的命已經犧牲了。這個共產嫌疑真正教我難以反證！

第三個證據：『凡非共產黨員，不經我們介紹，一定找不到工作，你不經我們介紹，居然找到工作，當然是共產黨員』。在武漢重要的國民黨員，大都吐露這種口脛。說來真慙愧！我同鄧

讀者在酒席筵前會過一面，他說：「你到武漢有什麼感想？」
我說：「武漢的標語雖然貼得牆壁上沒有隙地，武漢的宣言雖然佔了各報紙上三分之二的地位，但是彷彿人人心中都感覺得沒有『書看』。好了，這幾句話竟是我自己的一封薦書，不到三天便有人請到中山大學去教書，再過幾天，又打入編纂委員會的冷宮，統統是在北方一樣的生活了。以北京大學教授來任武昌中山大學教授，人家便以為榮幸了，以教書近兼任冷宮中的編纂事，人家又以為是重要的職務了，這真教我愧死！」

第四個證據……

第五個證據……

由此推測一千個證據，邏輯大概都是一樣。我現在反證我不是共產黨，就在這後半生的生活。花一角錢廣告費，買一個「忠實黨員」的資格，我是不敢討這個便宜的。我祇願意終身作國民黨的預備黨員，待到蓋棺之後，不，等到腐化之後，不致再還魂，再有僵尸作祟之後，再請關心我的忠實同志，批評我是不是國民黨的黨員罷。

高一涵（非高語罕）九月二十日。

訂正

一四五期「幾件必須作的事」一文末段……「各軍的軍費均由所在省的關稅內撥充」一語內，關稅是國稅之誤。

書新版出店書月新

浪漫的與古典的	(文編)	梁實秋著	實價五角半
翡冷翠的一夜	(詩集)	徐志摩著	甲種六角半 乙種五角半
巴黎的鱗爪	(文集)	徐志摩著	實價六角
寸草心	(文集)	李昭女士著	實價六角半
瑪麗，瑪麗	(小說)	徐志摩合譯 沈性仁合譯	實價六角
蜜柑	(小說)	沈從文著	實價五角
聖徒	(小說)	胡也頻著	實價四角半
留西外史	(小說)	陳春聲著	實價五角

店址：上海法租界華龍路（霞飛路華龍路電車站）

上海通易信託公司

本公司額定資本二百五十萬元實收一百七十萬元公積金十二萬元經營事業如左

- 一 信託部 代理有價證券及房地產等買賣并辦理其他信託業務
- 二 銀行部 辦理各種銀行業務
- 三 儲蓄部 辦理儲蓄存款計分八種
- 四 保險部 專保水火行李汽車郵件等險
- 五 保管庫 專代顧客保管貴重物品及出租鋼製保管箱
- 六 堆棧 地位在本公司後首面臨蘇州河門前有碼頭駁運起卸甚為便利

各種營業印詳細章程備顧客索閱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一二六號
分公司北京交民巷七十七號

鴻章紡織染廠

(批發所) (中)七九〇三號
 (紡紗部) 電話 (西)二八三四號
 (染織部) (四)九八五號
 電報掛號中國一七四四號

總廠在上海麥根路五十三號
 總批發所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精紡各支勻潔紗線
 督織各種絲光布疋
 漂染各色布疋紗線

農商註冊之純粹國貨工廠

本廠創業十載延聘技師督紡絲光紗線監織各種布疋凡(花呢)(嗶嘰)(席法)(直貢)(斜紋)等質地精良
 親乎舶來諸貨並精究漂染整理顏色鮮艷花樣新奇蒙
 農商部註冊及稅務處核准免稅各處賽會迭獲獎章如蒙愛
 國同志熱心提倡無任歡迎茲將出品及商標披露如下

- | | |
|---------------|--------------|
| (寶彝).....粗細棉紗 | (鴻).....條子漂布 |
| (福壽).....粗細棉紗 | (鴻).....精織細布 |
| (寶彝).....絲光各線 | (雙).....漂白斜紋 |
| (鴻).....各色線呢 | (三).....漂白斜紋 |
| (雙).....各色嗶嘰 | (三).....各色斜紋 |
| (鴻).....各色花呢 | (卅五).....絨布 |
| (三).....各色線呢 | (卅雙).....絨布 |
| (雙).....各色直貢 | (卅快).....絨布 |
| (三).....各色直貢 | |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商辦廣東銀行有限公司廣告

本銀行係完全商辦在香港註冊

法定資本金 香港洋一千一百萬元
 收足資本金 香港洋八百六十餘萬元
 公積金 香港洋八十五萬元

總行 香港
 分行 上海 天津 北京 英京 日本 小呂宋 南洋等處
 代理處 專辦銀行業務及一切儲蓄交易格外克己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上海分行 英租界寧波路八號
 電話 中央一七七六 一七七七 一七七八

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匯 購買各種票據 買賣各國貨幣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三〇一
 杭州行 杭州保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
 電話九〇三號 七五〇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號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上海交通銀行廣告

本行創設於前清光緒二十四年股本總額二千萬元專辦存款放款匯款貼現及國外滙兌等業務並奉政府特許代理國庫發行鈔票北京及各省各商埠均有分行或通滙機關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總理 梁士詒

協理 盧學溥

上海分行

經理 胡祖同 孟嘉

副理 黃啓燾 筱彤

袁鍾秀 崧藩

吳興基 君肇

行址 三馬路外灘十四號

電話 經理室 二千〇五十五
營業室 中央 三千〇五十二

電報掛號 6639 (通)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滙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四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 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和豐銀行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資本 總額叻銀二千萬元先募八百萬元收足四百萬元股東尚負責任四百萬元

公積金 叻銀二百萬元 (叻銀每元約合國幣一元二角)

總行 新加坡

分行 香港及南洋重要商埠八處

業務 各種銀行業務

行址 九江路九號

電話 (中央) 經理室 〇二七 匯兌部 七六七 營業部 九三三

銀行爲代個人及法團 記賬之機關

金錢出入須以賬冊記載庶有查考故富有之家每聘請賬席以理
 資產之收支若個人及法團則**存款**於銀行最爲便利既省一己
 記賬之煩而存入支出之期雖歷時久遠亦仍有所查考蓋銀行之
 收付有**解銀簿支票簿**或收賬與付賬憑證爲據且逐日由
 銀行分戶記載每月終由銀行抄送結單藉以了然於是月收付之總
 數而支出用途且可記載於**支票**之存根不必另立賬冊又省却
 不少寶貴之光陰故銀行對於個人及法團可負記賬之責任俾得
 經濟時間爲一般人所公認也敝行**活期存款**用支票按照銀
 行辦法辦理**往來存款**用莊摺按照錢莊辦法辦理**儲蓄**
存款用儲蓄簿滿洋一元即可存款生息印有各種存款章程如
 蒙函索當即寄奉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中一八〇五〇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啓

中國銀行廣告

資公營
 總分行
 積金業

總額六千萬元已收一千九百七十六萬零二百元

六百三十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元六角三分

專辦存款放款貼現國內外匯兌買賣生金銀等業務並經特許代理金庫發行鈔
 票經理公債及鹽稅關稅

北京

北京 長春 吉林 哈爾濱 天津 營口 大連 上海 南京 蘇州
 鎮江 揚州 清江浦 無錫 常州 常熟 杭州 寧波 紹興 嘉興
 湖州 蕪湖 安慶 蚌埠 天津 保定 石家莊 歸綏 張家口 濟南
 青島 烟台 太原 大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洪江 開封
 鄭州 駐馬店 西安 蘭州 寧夏 重慶 成都 南昌 九江 吉安
 貴陽 香港 廣州 汕頭 瓊州 廈門 福州

其餘支行辦事處收稅處各省共五十九處

金城銀行

總分行辦事處地點

天津 北京 上海 漢口 鄭州 張家口

通匯地點

國內外各都會商埠均有代理機關

股本

總額 壹千萬元
收足 陸百伍拾萬元

公積共計 壹百伍拾伍萬元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兼收各種儲蓄存款